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

颜同林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

颜同林 著
导师 李 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颜同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978-7-5004-7127-1

I. 方… II. 颜… III. 汉语方言—关系—新诗—研究—中国 IV. H17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6865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王兰馨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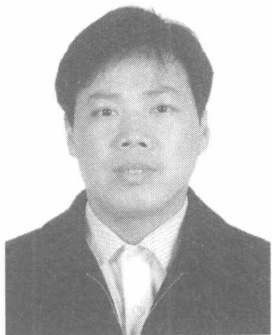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颜同林 男，1975年出生于湖南涟源市，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2007年获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自1992年始，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百余首（篇）。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国诗歌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名作欣赏》、《红岩》等三十余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参与主持国家、省市级社科课题五项，主持省教育厅等课题四项。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从方言这一语言学视角来切入中国现代新诗，可概述为对方言入诗的诗学考察，重点在于论述方言与现代新诗的复杂关系。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按历时性维度梳理方言入诗现象与史实，主要以新诗语言为纲，以新诗流派、诗潮、个案为骨架，呈现了白话新诗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中被遮蔽的历史细节，突出了方言入诗在白话新诗不同时期的特色、作用、意义，以及方言进入新诗的途径、效果等相关内容。20世纪前半叶整个国家都处于国语发展不甚理想与不均衡状态，受此深刻影响的诗人话语特征呈现出方言化色彩，方言与现代新诗的关系由此错综多变。下编则以方言入诗的社会、文化与语言背景，方言入诗与声音的诗学，方言入诗与新诗去方言化之间张力形成及其实质渊源等命题为主。主要观点如方言入诗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潜流；方言入诗与新诗的发生密切相关；母语方言化影响新诗创作的思维与话语方式，新诗的白话化与方言化有同构性；“化土”与“化古”、“化欧”三足鼎立是新诗语言发展衍变的常态；方言入诗存在“正名”问题；方言入诗具有未完成性等，都是论著阐述较为深入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辑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桂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编辑：赵剑英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聲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

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的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

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呢？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

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斌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方言、国语与中国新文学(代序)

中国新文学的建构是在诸多矛盾性的需求和目标中展开的，这一情形的存在使得我们今天对“五四”、对白话文学的许多责难常常流于一相情愿的猜测与比附，真正的中国新文学研讨需要最充分地注意到历史事实的种种复杂。

比如方言运动与国语运动。前者来源于我们对“人民性”与“民间性”文化与文学资源的发掘，后者生发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种种需要，前面的目标与后面的需要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并不一致。从历史演化的轨迹来看，20世纪上半叶是方言运动与国语运动在交织中共同推进的时期，而20世纪下半叶则是国语运动逐渐占据绝对主导并对“方言”形成很大挤压的时期。

这种因为国语运动的主导而对“方言”形成极大挤压的效果在文学研究中也明显的体现。比如我们今天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更多地被阐释为一次文学的国语运动，而在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方言运动却长期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术的忽略显然掩盖了文学史上的诸多重要事实，以四川作家为例，李劫人、沙汀、艾芜的文学杰作都莫不与他们对四川方言的恰当运用关系至深，当李劫人、沙汀、艾芜将自己的母语——巴蜀方言融会为文学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时，他们的文学便获得了个性与生命；反之，当20世纪下半叶

的川渝作家努力剔除这样的母语元素而汇入时代一统——普通话写作亦即“国语”写作之时，我们的四川文学也就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与影响。

如何在与作为文化主流的“国语运动”的分歧矛盾中把握“方言”的文学史意义，这一“被压抑”的话题需要我们充分地展开。颜同林博士的这一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较早的成果之一，虽然它主要涉及的还是中国现代新诗，但由此衍生的学术意义却显然可以扩展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个课题曾经一直盘踞在我内心，但一直不敢触碰，因为，能够选择并完成这样的课题，需要研究者很好的艺术感受能力与语言感受能力，对此，我自己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颜同林博士过去致力于中国新诗评论多年，有很好的艺术鉴赏能力，他大胆涉足这一领域，我是支持的，作为博士论文，我觉得完成得很不错，基本上达到了在这一研究空间拓荒的目的。作为他写作过程的见证人，我为他今天所取得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然，就像我多次与颜同林博士所讨论到的那样，学术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艺术感觉能力的优势也不总是可以利用的，对“方言”课题的研究也是如此，更扎实有效的成果依然需要研究者多方面的学术积累与学术能力，特别需要论者的耐性与潜思，这也就是说，颜同林博士也不要为这一可喜的成果而自满，我们都期待他能够取得更大的学术成绩。

李 怡

2008年6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方言、国语与中国新文学(代序) 李 怡(1)

引言 缘起、背景与视角 李 怡(1)

上 编

第一章 白话入诗:从潜流到激流(1916—1925)..... (21)

第一节 方言入诗与中国新诗的产生..... (21)

第二节 正统以立:“白话”与“新诗”..... (38)

第三节 打油诗、白话诗与“胡适之体”..... (52)

第四节 乐山方言与《女神》..... (69)

第二章 从白话入诗到土白入诗(1926—1937)..... (87)

第一节 扇形与球面:转轨深化中的多元拓展..... (88)

第二节 刘半农:举灯者的足迹..... (102)

第三节 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 (117)

第四节 “化土”:在“化古”与“化欧”之间
——以卞之琳为例..... (130)

第三章 转折与嬗变:救亡语境下的方言与

新诗(1937—1949)..... (146)

- 第一节 驱赶与停留:战争语境下新诗的地域置换及空间性..... (146)
- 第二节 上海方言与马凡陀的山歌..... (160)
- 第三节 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 (174)
- 第四节 叩问经典:陕北方言和《王贵与李香香》..... (188)

下 编

第四章 作为背景的歌谣与方言文学..... (207)

- 第一节 歌谣:新诗的语言资源与精神资源..... (207)
- 第二节 方言文学视野下的方言诗..... (225)
- 第三节 口语:现代白话新诗的一个关键词..... (242)

第五章 声音的诗学及诗歌史意义..... (257)

- 第一节 土音入韵的现代轨辙与嬗变..... (257)
- 第二节 “读诗会”及其诗学价值..... (272)
- 第三节 “新诗中的新诗”:论朗诵诗及其运动..... (287)

第六章 方言入诗与去方言化..... (301)

- 第一节 新诗集版本变迁中的方言因素..... (302)
- 第二节 新诗方言化写作与普通话写作及其消长..... (314)
- 第三节 方言入诗的合法性辩难与认同焦虑..... (332)

余论 困惑与诱惑..... (353)

附录 方言语境下的现代诗人地域分布概况·····	(363)
参考文献·····	(376)
后记·····	(397)
英文目录·····	(400)

引言

缘起、背景与视角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复杂关系，主要内容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站在一直被遮蔽的方言一端，去重新审视现代白话诗的发生、发展、演化等过程，考察方言在其中演变的线索、扮演的角色与担当的历史使命，乃至因自身优劣而导致不断论争的各种现象及其原因。二是从中国现代新诗一端来反观方言被纳入现代新诗语言体系之后，两者之间出现的动态性变迁过程，以及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

方言在白话新诗之中，是在一个不断出场与入场、提倡与质疑、诱惑与困惑相互纠缠的历史语境下艰难前行的。历史地看，方言时刻在场，它以一种活在人们嘴唇上的口语身份，在社会上被当做工具广泛地使用。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方言这一流动不居的活语都是诗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然而，方言进入诗歌，以及别的文学样式，却一直被主流正统文学圈子在习焉不察中忽略乃至歧视，虽然不断有人为它正名，典型的如有论者大胆地修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为“方言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①为“方言的文

^① 伯韩：《方言的使用和研究》，《文化杂志》第2卷第3号，1942年4月。